

J O D I P I C O U L

魔鬼游戏

PERFECT MATCH

当罪恶披着圣洁的光辉，
正义将以魔鬼的面孔示人。

[美] 朱迪·皮考特 著

苏莹文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J O D I

C U L T

魔鬼游戏

P E R F E C T M A T C H

[美]朱迪·皮考特 著

苏莹文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魔鬼游戏 / (美) 朱迪·皮考特著; 苏莹文译. —

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2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9715-9

I. ①魔… II. ①朱… ②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23164号

PERFECT MATCH

by Jodi Picoult

Copyright © 2002 by Jodi Picoult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

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, a division of Simon & Schuster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7-0614

魔鬼游戏

作者: [美]朱迪·皮考特

译者: 苏莹文

责任编辑: 夏应鹏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夏文彦 赵思婷

封面设计: 刘倩

版式设计: 陈宇婕

责任校对: 绳刚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318千字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3.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9715-9

定价: 4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献给杰克，
我认识的最勇敢的男孩，
爱你的母亲

楔 子

怪物终于走进门内，脸上还戴着面具。

她睁大眼睛瞪着他看，竟然没有其他人能看穿他的伪装，这实在让她惊讶。他是为连翘花浇水的隔壁邻居，是在电梯里面露微笑的陌生人，是那种会牵起小娃儿领他们过马路的人。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？她想要放声尖叫。你们知道吗？

身下的椅子让她难以忍受。她仿佛女学生一样，将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上，挺直双肩，但是狂乱的心跳却像在胸腔里拧扭的水母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必须时时提醒自己，才会记得要呼吸？

法警一左一右地夹着他经过检察官的席位，从法官面前走过，然后走向辩护律师席。角落里，电视台的摄像机嗡嗡作响。这个场景十分熟悉，但是她发现自己从未从这个角度观察过。角度一旦改变，观点也会截然不同。

真相就放在她的腿上，重量和一个小孩不相上下。她决定行动。

这点认知本来应该要让她早早敲下退堂鼓，而不是如醇酒般流窜过她的四肢。几个星期以来，她首次有了不同的感觉。在这之前，她仿佛在海底梦游，因为不想吐出下潜前吸进胸腔里的最后一口气而让肺部痛得发呛。倘若她早知道自己得面对什么状况，绝对会更谨慎、吸进更饱满的一口气。如今，她置身这个可怕的地方，眼睛看着

这个令人厌恶的男人，她发觉自己顿时恢复了正常，好些个正常到几乎称得上美好的想法也随之而来，她想到自己在吃了早餐后还没整理厨房桌面，图书馆逾期未还的书就放在洗衣篮的后面，车子早该保养换油，里程数到现在应该已经超过一千五百英里了吧。还有，再过两秒钟，戒护他的法警就会退开，让他有机会和律师私下谈话。

她的手指滑过皮包里的支票簿皮套，摸到了太阳眼镜、口红，以及一颗不知何时从包装纸里滚出来、如今已经沾满毛屑的糖果。她找到她要的东西，紧紧握住，惊讶地发现东西握在手上的感觉竟然和丈夫的手一样，既熟悉又舒适。

一、二、三、迈出这三步就足以让她嗅到怪物的恐惧，看到他黑西装下的白衬衫领口。黑与白，最后也只剩下这些了。

在这短暂的一秒钟，她纳闷不解，不懂为什么没有人拦阻她。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一刻无法避免，她来到这里只为做这件事。即使在这个时候，连最熟悉她的人也没有伸手拉住她，阻止她起身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她明白自己也戴着假面，就和那个怪物一样。这真是高招，假面看起来栩栩如生，没有人知道她的转变。但是，现在她可以感觉到碎裂开来的面具一片片崩落，她心想，让全世界都看见吧。她知道自己把手枪抵在被告的后脑，知道自己迅速击发四枪，也知道在这一刻，连她都认不得自己了。

第一部

如果无端遭受攻击，我们应该要重重反击。对于这点，我十分确定。而且，反击的力道必须猛烈到让对方明白他绝对不可再犯。

——夏洛蒂·勃朗特，《简·爱》



我们在林子里，只有她和我两人。我穿上最好的运动鞋，鞋带是彩色的，从前梅森还只是小狗狗的时候，就咬穿了鞋后跟。她的脚步比我大，但这就是好玩的地方，我想办法跳进她踏在地上的鞋印里。我是只青蛙，是袋鼠，是魔法精灵。

我走路时，会发出早餐时从盒子里倒出谷片的声音。

脆脆的。

“我的腿酸了。”我告诉她。

“路只是稍微远了一点点而已。”

“我不想走了。”我说完话就一屁股坐下来，因为如果我不走，她也不会走。

她弯下腰来指给我看，但是树木就好像高个儿的长腿，遮得我什么也看不见。“你看到了吗？”她问道。

我摇摇头。就算看得到，我也不承认。

她一把抱起我来，让我坐在她的肩膀上。“池塘，”她说，“你看得到池塘吗？”

坐在高处我就看到了。那是躺在地上的一小片蓝天。

天如果破了，谁会来补？



结辩一向是我的拿手强项。

我不需要在事前特别构思，就可以直接走进法庭面对陪审团，抛出一番让他们燃起满腔正义之火的辩词。我无法忍受杂乱无章，喜欢将一切打点妥当，完成一件案子之后再继续往前迈进。我老板说他最喜欢上辈子当过侍者的人来担任检察官，因为这些人能同时处理很多事。至于我，曾经在费林百货公司包装礼品来支付法学院的学费，职业习惯很是明显。

这天早上，我得为一件强暴案出庭结辩，另外还有一场行为能力听证会。下午我要和一名DNA专家见面，厘清某事故车辆里血迹的相关疑问，血迹既不属于被控过失杀人的酒醉驾驶者，也非出自车祸身亡的女性乘客。凯利伯探头进浴室的时候，我脑袋里想的净是这些事。镜子里，他的脸孔仿佛是升起的月亮。“纳撒尼尔还好吗？”

我关掉水龙头，拿条毛巾裹住身体。“他睡了。”我说。

凯利伯刚才到棚屋去为货车上货。他是个石匠，包揽铺石小径、石材壁炉、花岗石阶，还有石墙等等工程。他身上有一股冬天的味道，每逢当地苹果到了采收季节，缅因州就会有这种味道。他身上的法兰绒衬衫沾到了水泥袋上的灰尘。“烧退了吗？”凯利伯问道，一边来到水槽边洗手。

“他没事的。”尽管还没去检查儿子的情况，我还是这么回答。从早上到这个时候，我还没去看过他。

我一心希望能通过念力让愿望成真。昨天晚上，纳撒尼尔的状况其实不太严重，体温也还没有高过三十七点五摄氏度。他看起来不太对，但是我不可能光凭这一点就让他留在家中不去上学，更何况今天我得出庭。所有身兼职业女性的母亲都会遭遇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。我没办法全心投入家庭，因为我有工作。然而我在工作上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付出，因为我是个家。这两方面一有抵触，我就会提心吊胆。

“我很愿意留下来，但是这一来，我会错过会议。弗伦德好不容易说服客户来重新讨论工程蓝图，我们打算好好表现一下。”凯利伯一边盯着手表看，一边低声嘟囔。“其实，早在十分钟前我就已经迟到了。”他和大多数的工程承包商没有两样，一天的行程开始得很早，也结束得早。这表示我得担下重任，负责送纳撒尼尔上学，而让他接孩子下课。他绕过我身边，拿起皮夹和棒球帽，“如果他生病，你不会还要送他去学校吧……”

“当然不会，”我回答的时候，躁热的红晕已经爬上了衬衫的领口。两颗止痛退烧药可以让我争取到一些时间，可以让我在接到莉迪亚小姐要我去学校接回儿子的电话之前，先结束强暴案的庭讯。但是我随即为这个想法痛恨起自己。

“尼娜。”凯利伯的一双大手搭在我肩膀上。当初我就是为了这双手而爱上凯利伯的，他碰触我的方式，仿佛把我当成易碎的肥皂泡，在我濒临破碎的时候，也是这双强劲有力的手赋予我凝聚成形的力量。

我举起双手盖住凯利伯的手。“他不会有事的。”我坚持说法，相信正面思考。我对他露出一个检察官最具说服力的标准笑脸，说：“我们不会有事的。”

凯利伯花了好一会儿的时间来相信我的话。他是个聪明人，但谨慎与条理兼具。他在巨细靡遗地完成了一件工作之后，才会进行到下一项，他作决定的方式也不例外。这七年来，我每夜和他同床共枕，希望能耗尽他的顾虑。我以为一辈子的厮守可以磨掉两个人的棱角。

“我四点半去接纳撒尼尔。”凯利伯说了。为人父母之间一句简单的话，取代了从前的我爱你。

我忙着扣上后腰上的裙钩，他的嘴唇轻轻刷过我的头。“我六点回家。”这也表示我爱你。

他走向门口，我一抬头，目光就离不开他的宽肩、他嘴角上扬的弧度和他穿上厚重工作靴的脚趾。凯利伯发现我在看他。“尼娜，”他带着微笑说话，嘴角抬得更高了，“你也是，已经迟到了。”

床头桌上的小钟显示七点四十一分。我有十九分钟叫醒儿子，让他吃早饭，帮他穿衣服，把他塞进车里的儿童座椅里，开车穿过毕德佛送他上学，以便有充足的时间在九点之前抵达位于亚尔福瑞的高等法院。

儿子蜷在被窝里睡得很沉。他的金发太长了，几个星期前就该修剪。我在床边坐了下来。如果能够目睹美好的奇迹，多等个两秒钟有什么关系？

其实，五年前我本来没有机会怀孕的。二十二岁那年，某个愚蠢的妇产科医生摘除了我的卵巢囊肿，同时宣告我这辈子不能怀孕的消息。结果在五年前，我感觉自己病殃殃的，还连续呕吐了好几个星期。于是我去内科就诊，以为自己是感染了某种恐怖的寄生虫而奄奄一息，或是出现了某种自体器官排斥的病症，然而验血报告却找不到任何问题。没想到，不可思议的美好结局竟然在几个月后出现，我一

直把检验报告贴在浴室药柜门的内侧，以兹证明。

熟睡的纳撒尼尔看起来更稚嫩，他一手弯曲贴住脸颊，另一手紧紧揽着一只绒毛青蛙。某些夜里，我会这样静静地看着他，讶异地领悟到在五年前，我根本无法想象会有个人让我完全改变。五年前，我说不出孩子的眼白比初雪还洁白，不知道小男孩的颈部弧度是全身最美的曲线。我不可能想到餐巾两头打个结就可以变成海盗头巾，更别提偷偷摸摸跟在小狗身后去寻找埋在土堆里的宝藏，或是在一个下雨的星期日，观察棉花糖放进微波炉后，要花多久时间才会爆开。我面对世界的脸孔与我保留给纳撒尼尔的一面完全不同，多年来，我一直以非黑即白的眼光衡量世事，是纳撒尼尔教会了我，让我懂得分辨深浅不同的灰色地带。

我大可扯谎，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当初早预期到自己会生儿育女，就不会就读法学院或担任检察官。这个工作一点儿也不轻松，回家后还得处理公务，不可能带到足球场上或在幼儿园的圣诞晚会中处理。但老实说，我一向热爱自己的工作，这个工作也是我给自己的定义：大家好，我叫尼娜·福斯特，是助理检察官。然而，我同时也是纳撒尼尔的母亲，而且无论如何都不愿抛下这个身份。两者之间并没有大小比例之分，我处于中央点，均分两个责任。我和多数父母不同的地方，在于其他人多半在夜里醒着担心孩子可能会遭遇的不幸，而我则有机会尽一己之力来改变。我就像个光明战士一样，在纳撒尼尔踏入缅因州之前，和另外五十名律师并肩作战，未雨绸缪，事先为孩子整顿好缅因州。

我轻触他的前额，扬起嘴角微笑——他没有发烧。我的指头滑过他脸颊的弯弧，来到他的嘴边。他边睡边拍掉我的手，然后把小拳头藏进被窝里。“嘿，”我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，“我们得准备起床

喽。”看到他不肯动，我拉开他的被子，却发现床垫散出一股浓浓的尿臊味。

偏偏是今天！医生嘱咐过，如果五岁大的纳撒尼尔意外尿床，我必须微笑以对，因此我遵照指示露出笑容。我们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训练他自己上厕所了。他睁开眼睛——这双迷人的棕色眼眸和凯利伯如出一辙，从前他还坐婴儿车的时候，街上常会有人为了这双眼睛拦住我，想要逗弄纳撒尼尔玩耍——我看出他瞬间的恐惧，他以为自己会遭到惩罚。“纳撒尼尔，”我叹口气说，“这种事是免不了的。”我扶他起床，动手帮他脱掉贴在身上的湿睡衣，他却极力抗拒。

他狂乱挥拳，正好打中我的太阳穴，使得我整个人往后退。“老天爷，纳撒尼尔！”我怒冲冲地喊着。但是，让我迟到的不是他，尿床也不是他的错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忙着解开缠在他脚踝上的衣裤。“我们清理干净好吗？”我放轻了口气，他挫败地让我握住他的手。

我儿子的个性异乎寻常地开朗。他可以在嘈杂的车声中听出天籁，会说些别人听不懂的青蛙语，如果可以跑就不会走，用诗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。所以，这个坐在浴缸里紧张兮兮观察我的男孩简直不像我儿子。“我没生你的气。”纳撒尼尔困窘地低下头去。“每个人都会碰到意外事件。记得吗，我去年开车撞翻了你的脚踏车？你那时候非常难过，可是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。对吧？”我好像对着凯利伯的花岗石说话。“好吧，你也可以保持缄默。”但就算使出了激将法，我还是没能逗他开口。“啊，我知道怎么让你好过一点了……你可以穿上迪士尼恤衫，连续穿两天喽。”

如果有得选，纳撒尼尔绝对会每天都穿这件恤衫。我翻遍他房间里的所有抽屉，发现迪士尼恤衫和一堆脏衬衫缠在一起。他一看到，立刻抽出恤衫往头上套。“等等，”我拿开恤衫，说，“我知道

我答应过你，但是恤衫沾到尿了，纳撒尼尔。你不能穿它上学，得先洗过。”纳撒尼尔的下唇开始颤抖，我这个技巧纯熟的仲裁者顿时求和。“宝贝，我发誓我今晚就会洗，让你在接下来一整个星期都可以穿。还有下个星期也一样。但是，现在我得请你帮帮忙。我们得赶快吃早餐，才能准时出门。好吗？”

十分钟之后，我弃械投降，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。纳撒尼尔身上穿着我用手洗过，匆促脱水，然后喷洒宠物除臭剂之后的迪士尼恤衫。莉迪亚小姐有可能过敏，但说不定没有人会注意到米老鼠笑脸上方的污渍。我拿起两盒早餐谷片。“要哪种口味？”纳撒尼尔耸耸肩，到了这时候，我终于可以确定他之所以不愿说话，与稍早惹我生气的愧疚心理没有太大关系，只是凑巧罢了。

我让他坐在流理台边，在他面前摆了一碗蜂蜜核果麦片，然后一边准备他的午餐。“面条，”我刻意装得兴高采烈，想让他摆脱畏缩恐惧的情绪，“还有……哇！昨天晚餐留下来的鸡腿！三片奥利奥饼干……再加上芹菜棒，这样莉迪亚小姐就不会又要念我这个妈咪不懂得食物营养标准了。”我拉上保温袋的夹链，把午餐放进纳撒尼尔的背包里，抓起一根香蕉当作自己的早餐，注意看微波炉上的时钟。我又让纳撒尼尔吞了两颗止痛退烧药——就这么一次而已，不会造成伤害的，而且凯利伯不可能发现。“好了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得走了。”

纳撒尼尔慢吞吞地套上球鞋，一次伸出一只小脚让我绑鞋带。他可以自己拉上刷毛夹克的拉链，也能甩上背包。背包在他瘦弱的肩膀上显得十分巨大，有时候，我站在他的身后看，不禁想起希腊神话中一肩顶起地球的巨神阿特拉斯。

开车的时候，我播放纳撒尼尔最喜欢的磁带——披头士合唱团的《白色专辑》，但是连《无情的浣熊》也没能振奋他的心情。我边叹

气边想着，显然他今天早上的起床气——而且还是尿湿的床——还没消。我心里有个小小的声音提醒我：我应该要懂得感恩，因为再过大约一刻钟之后，这个问题就会落到别人手上。

我从后视镜看见纳撒尼尔把玩背包的挂绳，一会儿对折，一会儿又弯成三段。车子来到山丘下的停车路标旁。“纳撒尼尔。”我的声音不大，恰好盖过隆隆的引擎声。他抬起头的时候，我挤出斗鸡眼，还吐出舌头扮鬼脸。

他和他爸爸一样，缓缓地、慢慢地对我露出微笑。

仪表盘上显示的时间是七点五十六分，比预计早了四分钟。

我们的表现比预期得更好。

对凯利伯·弗罗斯特而言，筑墙的作用，是把不想要的一切隔绝在外。或者也可以说，将宝贵的一切固守在内。每当他堆砌起闪闪发光的花岗石和粗糙的石灰岩，在草坪上筑起又宽又直的石墙时，脑子里便是这么想的。他喜欢这种想法，这些人家安稳地隐身在他所筑起的城垛后方，备受保护。当然了，这是个荒谬的想法。他的石墙高度仅仅及膝，实在称不上护城的围墙。此外，石墙还开了车道、小径，甚至为葡萄藤架留下空间。然而，每当他开着车经过自己用大手砌造的石墙，就会想象这户人家的父母和孩子一起坐在餐桌旁的景象，和睦的氛围就像是蚊帐般罩住大桌，好像实实在在的墙是情感稳固的基础。

他和弗伦德以及筑墙师傅一起站在华伦家的地界，大家都等着凯利伯大显神通。目前，这片土地上长满了浓密的桦树和槭树，其中几棵树上有标记，标明房屋和污水系统的位置。华伦夫妇站在一起，距离近到让两个人几乎要互相碰触。怀孕的华伦太太挺着大肚子，擦过了丈夫的后臀。